

第二十二回

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

话说公子庆父字仲，鲁庄公之庶兄，其同母弟名牙字叔，则庄公之庶弟。庄公之同母弟曰公子友，因手掌中生成一“友”字文，遂以为名，字季，谓之季友。虽则兄弟三人同为大夫，一来嫡庶之分，二来惟季友最贤，所以庄公独亲信季友。庄公即位之三年，曾游郎台，于台上窥见党氏之子孟任，容色殊丽，使内侍召之。孟任不从。庄公曰：“苟从我，当立汝为夫人也。”孟任请立盟誓，庄公许之。孟任遂割臂血誓神，与庄公同宿于台上，遂载回宫。岁余生下一子，名般。庄公欲立孟任为夫人，请命于母文姜，文姜不许，必欲其子与母家联姻，遂定下襄公始生之女为婚，只因姜氏年幼，直待二十岁上，方才娶归。所以孟任虽未立为夫人，那二十余年，却也权主六宫之政。比及姜氏入鲁为夫人，孟任已病废不能起。未几卒，以妾礼葬之。姜氏久而无子，其娣叔姜从嫁，生一子曰启。先有妾风氏，乃须句子之女，生一子名申。风氏将申托于季友，谋立为嗣。季友曰：“子般年长。”乃止。姜氏虽为夫人，庄公念是杀父仇家，外虽礼貌，心中不甚宠爱。公子庆父生得魁伟轩昂，姜氏看上了他，阴使内侍往来通语，遂与庆父私通，情好甚密。因与叔牙为一党，相约异日共扶庆父为君，叔牙为相。髯翁有诗云：

淫风郑卫只寻常，更有齐风不可当。

堪笑鲁邦偏缔好，文姜之后有哀姜。

庄公三十一年，一冬无雨，欲行雩祭祈祷。先一日，演乐于大夫梁氏之庭。梁氏有女，色甚美，公子般悦之，阴与往来，亦有约为夫人之誓。是日，梁女梯墙而观演乐，圉人荅在墙外窥见梁女姿色，立于墙下，故作歌以挑之。歌曰：

桃之夭夭兮，凌冬而益芳。中心如结兮，不能逾墙。愿同翼羽兮，化

为鸳鸯。

公子般亦在梁氏观雩，闻歌声出看，见圉人荦大怒，命左右擒下，鞭之三百，血流满地，荦再三哀求，乃释之。公子般诉之于庄公，庄公曰：“荦无礼，便当杀之，不可鞭也。荦之勇捷，天下无比，鞭之，必怀恨于汝矣。”原来圉人荦有名绝力，曾登稷门城楼，飞身而下，及地，复踊身一跃，遂手攀楼屋之角，以手撼之，楼俱震动。庄公劝杀荦，亦畏其勇故也。子般曰：“彼匹夫耳，何虑焉？”圉人荦恨子般，遂投庆父门下。

次年秋，庄公疾笃，心疑庆父，故意先召叔牙，问以身后之事。叔牙果盛称庆父之才：“若主鲁国，社稷有赖。况一生一及，鲁之常也。”庄公不应。叔牙出，复召季友问之。季友对曰：“君与孟任有盟矣，既降其母，可复废其子乎？”庄公曰：“叔牙劝寡人立庆父何如？”季友曰：“庆父残忍无亲，非人君之器，叔牙私于其兄，不可听之。臣当以死奉般。”庄公点首，遂不能言。季友出宫，急命内侍传庄公口语，使叔牙待于大夫鍼季之家，即有君命来到，叔牙果往鍼氏。季友乃封鸩酒一瓶，使鍼季毒死叔牙。复手书致牙曰：“君有命，赐公子死，公子饮此而死，子孙世不失其位，不然，族且灭矣！”叔牙犹不肯服，鍼氏执耳灌之，须臾，九窍流血而死。史官有诗论鸩牙之事。曰：

周公诛管安周室，季友牙酖靖鲁邦。

为国灭亲真大义，六朝底事忍相戕。

是夕，庄公薨。季友奉公子般主丧，谕国人以明年改元，各国遣吊。自不必说。

至冬十月，子般念外家党氏之恩，闻外祖党臣病死，往临其丧。庆父密召圉人荦谓曰：“汝不记鞭背之恨乎？夫蛟龙离水，匹夫可制。汝何不报之于党氏？吾为汝主。”荦曰：“苟公子相助，敢不如命！”乃怀利刃，夤夜奔党大夫家。时已三更，逾墙而入，伏于舍外。至天明时，小内侍启门取水，圉人荦突入寝室，子般方下床穿履，惊问曰：“汝何至此？”荦曰：“来报去年鞭背之恨耳！”子般急取床头剑劈之，伤额破脑。荦左手格剑，右手握刃刺般，中胁而死。内侍惊报党氏，党氏家众操兵齐来攻荦，荦因脑破不能战，被众人乱斫为泥。

季友闻子般之变，知是庆父所为，恐及于祸，乃出奔陈国以避难。庆父佯为不知，归罪于圉人荦，灭其家，以解说于国人。夫人姜氏欲遂立庆父，庆父曰：“二公子犹在，不尽杀绝，未可代也。”姜氏曰：“当立申乎？”庆父曰：“申年长难制，不如立启。”乃为子般发丧，假讣告为名，亲至齐国，告以子

般之变，纳贿于竖貂，立子启为君，时年八岁，是为闵公。闵公乃叔姜之子，叔姜是夫人姜氏之娣也，闵公为齐桓公外甥。闵公内畏哀姜，外畏庆父，欲借外家为重，故使人订齐桓公，会于落姑之地。闵公牵桓公之衣，密诉以庆父内乱之事，垂泪不止。桓公曰：“今者鲁大夫谁最贤？”闵公曰：“惟季友最贤，今避难于陈国。”桓公曰：“何不召而复之？”闵公曰：“恐庆父见疑。”桓公曰：“但出寡人之意，谁敢违者？”乃使人以桓公之命，召季友于陈。闵公次于郎地，候季友至郎，并载归国，立季友为相，托言齐侯所命，不敢不从。时周惠王之六年，鲁闵公之元年也。

是冬，齐侯复恐鲁之君臣不安其位，使大夫仲孙湫来候问，且窥庆父之动静。闵公见了仲孙湫，流涕不能成语。后见公子申，与之谈论鲁事，甚有条理。仲孙曰：“此治国之器也！”嘱季友善视之。因劝季友早除庆父，季友伸一掌示之。仲孙已悟孤掌难鸣之意，曰：“湫当言于吾君，倘有缓急，不敢坐视。”庆父以重赂来见仲孙，仲孙曰：“苟公子能忠于社稷，寡君亦受其赐，岂惟湫乎？”固辞不受。庆父悚惧而退。仲孙辞闵公归，谓桓公曰：“不去庆父，鲁难未已也！”桓公曰：“寡人以兵去之，何如？”仲孙曰：“庆父凶恶未彰，讨之无名，臣观其志，不安于为下，必复有变。乘其变而诛之，此霸王之业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

闵公二年，庆父谋篡益急，只为闵公是齐侯外甥，又且季友忠心相辅，不敢轻动。忽一日，阍人报：“大夫卜齋相访。”庆父迎进书房，见卜齋怒气勃勃，问其来意。卜齋诉曰：“我有田与太傅慎不害田庄相近，被慎不害用强夺去。我去告诉主公，主公偏护师傅，反劝我让他，以此不甘，特来投公子，求于主公前一言。”庆父屏去从人，谓卜齋曰：“主公年幼无知，虽言不听，子若能行大事，我为子杀慎不害何如？”卜齋曰：“季友在，惧不免。”庆父曰：“主公有童心，尝夜出武闾，游行街市，子伏人于武闾，候其出而刺之，但云盗贼，谁能知者。吾以国母之命，代立为君，逐季友如反掌耳。”卜齋许诺。乃求勇士，得秋亚，授以利匕首，使伏武闾。闵公果夜出，秋亚突起，刺杀闵公，左右惊呼，擒住秋亚，卜齋领家甲至夺去。庆父杀慎不害于家。季友闻变，夜叩公子申之门，蹴之起，告以庆父之乱，两人同奔邾国避难。髯翁有诗云：

子般遭弑闵公戕，操刀当时谁主张？

鲁乱尽由宫闱起，娶妻何必定齐姜。

却说国人素服季友，闻鲁侯被杀，相国出奔，举国若狂，皆怨卜齋而恨

庆父。是日国中罢市，一聚千人，先围卜齫之家，满门遭戮。将攻庆父，聚者益众。庆父知人心不附，欲谋出奔。想起齐侯曾藉莒力以复国，齐、莒有恩，可因莒以自解于齐。况文姜原有莒医一脉交情，今夫人姜氏，即文姜之侄女，有此因缘，凡事可托，遂微服扮作商人，载了货赂满车，出奔莒国。夫人姜氏闻庆父奔莒，安身不牢，亦想至莒国躲避。左右曰：“夫人以仲故得罪国人，今复聚一国，谁能容之？季友在邾，众所与也，夫人不如适邾，以乞怜于季。”乃奔邾国求见季友，季友拒之弗见。季友闻庆父、姜氏俱出，遂将公子申归鲁，一百使人告难于齐。

齐桓公谓仲孙湫曰：“今鲁国无君，取之如何？”仲孙湫曰：“鲁，秉礼之国，虽遭弑乱，一时之变，人心未忘周公，不可取也。况公子申明习国事，季友有戡乱之才，必能安集众庶，不如因而守之。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乃命上卿高傒，率南阳甲士三千人，吩咐高傒，相机而动：“公子申果堪主社稷，即当扶立为君，以修邻好；不然，便可并兼其地。”高傒领命而行。来至鲁国，恰好公子申、季友亦到。高傒见公子申相貌端庄，议论条理，心中十分敬重，遂与季友定计，拥立公子申为君，是为僖公。使甲士帮助鲁人，筑鹿门之城，以防邾莒之变。季友使公子奚斯，随高傒至齐，谢齐侯定国之功。一面使人如莒，要假手莒人以戮庆父，啖以重赂。

却说庆父奔莒之时，载有鲁国宝器，因莒医以献于莒子，莒子纳之。至是复贪鲁重赂，使人谓庆父曰：“莒国褊小，惧以公子为兵端，请公子改适他国。”庆父犹未行，莒子下令遂之。庆父思竖貂曾受赂相好，乃自邾如齐。齐疆吏素知庆父之恶，不敢擅纳，乃寓居于汶水之上。恰好公子奚斯谢齐事毕，还至汶水，与庆父相见，欲载之归国。庆父曰：“季友必不见容。子鱼能为我代言，乞念先君一脉，愿留性命，长为匹夫，死且不朽！”奚斯至鲁复命，遂致庆父之言，僖公欲许之。季友曰：“使弑君者不诛，何以戒后？”因私谓奚斯曰：“庆父若自裁，尚可为立后，不绝世祀也。”奚斯领命，再往汶上，欲告庆父，而难于启齿，乃于门外号啕大哭。庆父闻其声，知是奚斯，乃叹曰：“子鱼不入见而哭甚哀，吾不免矣。”乃解带自缢于树而死。奚斯乃入而殓之，还报僖公，僖公叹息不已。

忽报：“莒子遣其弟羸拿，领兵临境，闻庆父已死，特索谢赂。”季友曰：“莒人未尝擒送庆父，安得居功？”乃自请率师迎敌。僖公解所佩宝刀相赠，谓曰：“此刀名曰‘孟劳’，长不满尺，锋利无比，叔父宝之。”季友悬于腰胯之间，谢恩而出，行至郚地，莒公子羸拿列阵以待。季友曰：“鲁新立君，国事

未定，若战而不胜，人心动摇矣。莒拿贪而无谋，吾当以计取之。”乃出阵前，请赢拿面话。因谓之曰：“我二人不相悦，士卒何罪？闻公子多力善搏，友请各释器械，与公子徒手赌一雌雄，何如？”赢拿曰：“甚善！”两下约退军士，就于战场放对，一来一往，各无破绽。约斗五十余合，季友之子行父，时年八岁，友甚爱之，俱至军中，时在旁观斗，见父亲不能取胜，连呼：“‘孟劳’何在？”季友忽然醒悟，故意卖个破绽，让赢拿赶入一步，季友略一转身，于腰间拔出“孟劳”，回手一挥，连眉带额削去天灵盖半边，刃无血痕，真宝刀也。莒军见主将劈倒，不待交锋各自逃命。季友全胜，唱凯还朝。

僖公亲自迎之于郊，立为上相，赐费邑为之采地。季友奏曰：“臣与庆父、叔牙并是桓公之孙，臣以社稷之故，酖叔牙，缢庆父，大义灭亲，诚非得已。今二子俱绝后，而臣独叨荣爵，受大邑，臣何颜见桓公于地下？”僖公曰：“二子造逆，封之得无非典？”季友曰：“二子有逆心，无逆形，且其死非有刀锯之戮也。宜并建之，以明亲亲之谊。”僖公从之。乃以公孙敖继庆父之后，是为孟孙氏。庆父字仲，后人以字为氏，本曰仲孙，因讳庆父之恶，改为孟也。孟孙氏食采于成。以公孙兹继叔牙之后，是为叔孙氏，食采于郕。季友食采于费，加封以汶阳之田，是为季孙氏。于是季、孟、叔三家，鼎足而立，并执鲁政，谓之“三桓。”是日，鲁南门无故自崩，识者以为高而忽倾，异日必有凌替之祸，兆已见矣。史官有诗云：

手文征异已褒功，孟叔如何亦并封？

乱世天心偏助逆，三家宗裔是桓公。

话说齐桓公知姜氏在邾，谓管仲曰：“鲁桓、闵二公不得令终，皆以我姜之故。若不行讨，鲁人必以为戒，姻好绝矣。”管仲曰：“女子既嫁从夫，得罪夫家，非外家所得讨也。君欲讨之，宜隐其事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使竖貂往邾，送姜氏归鲁。姜氏行至夷，宿馆舍，竖貂告姜氏曰：“夫人与弑二君，齐、鲁莫不闻之，夫人即归，何面目见太庙乎？不如自裁，犹可自盖也。”姜氏闻之，闭门哭泣，至半夜寂然，竖貂启门视之，已自缢死矣。竖貂告夷宰，使治殡事，飞报僖公。僖公迎其丧以归，葬之成礼，曰：“母子之情，不可绝也。”谥之曰哀，故曰哀姜。后八年，僖公以庄公无配，仍祔哀姜于太庙。此乃过厚之处。

却说齐桓公自救燕定鲁以后，威名愈振，诸侯悦服。桓公益信任管仲，专事饮猎为乐。一日，猎于大泽之陂，竖貂为御，车驰马骤，较射方欢，桓公忽然停目而视，半晌无言，若有惧容。竖貂问曰：“君瞪目何所视也？”桓公

曰：“寡人适见一鬼物，其状甚怪而可畏，良久忽灭，殆不祥乎！”竖貂曰：“鬼阴物，安敢昼见？”桓公曰：“先君田姑棼而见大豕，是亦昼也。汝为我亟召仲父。”竖貂曰：“仲父非圣人，乌能悉知鬼神之事？”桓公曰：“仲父能识‘俞儿’，何谓非圣？”竖貂曰：“君前者先言俞儿之状，仲父因逢君之意，饰美说以劝君之行也。君今但言见鬼，勿泄其状，如仲父言与君合，则仲父信圣不欺矣。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乃趋驾归，心怀疑惧，是夜遂大病如疟。

明日，管仲与诸大夫问疾，桓公召管仲，与之言见鬼：“寡人心中畏恶，不能出口，仲父试道其状。”管仲不能答，曰：“容臣询之。”竖貂在旁笑曰：“臣固知仲父之不能言也。”桓公病益增，管仲忧之，悬书于门：“如有能言公所见之鬼者，当赠以封邑三分之一。”有一人，荷笠悬鹑而来，求见管仲，管仲揖而进之。其人曰：“君有恙乎？”管仲曰：“然。”其人曰：“君病见鬼乎？”管仲又曰：“然。”其人曰：“君见鬼于大泽之中乎？”管仲曰：“子能言鬼之状否？吾当与子共家。”其人曰：“请见君而言之。”管仲见桓公于寝室，桓公方累重裯而坐，使两妇人摩背，两妇人捶足，竖貂捧汤，立而候饮。管仲曰：“君之病，有能言者，臣已与之俱来，君可召之。”桓公召入，见其荷笠悬鹑，心殊不喜，遽问曰：“仲父言识鬼者乃汝乎？”对曰：“公则自伤耳，鬼安能伤公？”桓公曰：“然则有鬼否？”对曰：“有之。水有‘罔象’，邱有‘辜’，山有‘夔’，野有‘彷徨’，泽有‘委蛇’。”桓公曰：“汝试言‘委蛇’之状。”对曰：“夫‘委蛇’者，其大如毂，其长如辕，紫衣而朱冠。其为物也，恶闻轰车之声，闻则捧其首而立。此不轻见，见之者必霸天下。”桓公赧然而笑，不觉起立曰：“此正寡人之所见也！”于是顿觉精神开爽，不知病之何往矣。桓公曰：“子何名？”对曰：“臣名皇子，齐西鄙之农夫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子可留仕寡人。”遂欲爵为大夫。皇子固辞曰：“公尊王室，攘四夷，安中国，抚百姓，使臣常为治世之民，不妨农务足矣，不愿居官。”桓公曰：“高士也！”赐之粟帛，命有司复其家，复重赏管仲。竖貂曰：“仲父不能言，而皇子言之，仲父安得受赏乎？”桓公曰：“寡人闻之，‘任独者暗，任众者明’。微仲父，寡人固不得闻皇子之言也。”竖貂乃服。

时周惠王十七年，狄人侵犯邢邦，又移兵伐卫，卫懿公使人如齐告急。诸大夫请救之，桓公曰：“伐戎之役，疮痍未息。且俟来春，合诸侯往救可也。”其冬，卫大夫宁速至齐，言：“狄已破卫，杀卫懿公，今欲迎公子毁为君。”齐侯大惊曰：“不早救卫，孤罪无辞矣。”不知狄如何破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